

中西最初的 遭遇与冲突

周宁 著



學苑出版社

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

周 宁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西最初的遭遇与冲突/周宁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0.9

ISBN 7-5077-1756-9

I. 中… II. 周… III. 国际关系史-中国、西方国家-近代 IV. 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9721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北京争锐图文设计制作公司照排

河北永清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开本 14.25 印张 304 千字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 19.00 元

序 言

在郑和的伟大远航中，有人看到辉煌，有人看到辉煌中的荒唐。28年间七下西洋，世界帝国的理想，宏大的规模，不可抗拒的力量，所有这些表象，看上去都很辉煌。但是，如果将郑和远航与西方资本主义海上扩张相对照，在明朝海禁的具体历史背景下，仔细分析其挥霍性的政治经济本质，辉煌中就显现出荒诞。4个世纪间（公元12世纪—15世纪），中国曾经拥有绝对的海上优势，郑和远航以近乎疯狂的形式将这种优势推向瞬间的高峰，然后就突然停止了。实际上，在西方扩张势力进入亚洲海域之前，中国就已经自己消灭了自己的海上力量。于是，在荒诞中，我们又看到悲凉。郑和七下西洋，是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官方海上扩张难以为继，帝国海军变成绥靖海疆的警察，追剿犯禁出海者。国民被锁定在陆地，外夷游弋海上。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中国在厉行海禁。世界近代历史证明，谁控制海洋，谁称霸世界；失去海洋的民族，最终也会失去家乡。

公元1500年，在全球化历史的起点上，欧亚大陆两端，一方是内向收敛的古老的内陆帝国，一方是外向扩张的新兴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决定未来命运的、双方不可避免的遭遇与冲突，即将开始。对于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民族来说，历史的意义不是重温往昔的辉煌，而是反思曾经的辉煌是如何

消失的，那些灾难性的转折在哪里，那些看上去杂乱无章的事件中隐含着什么样的必然因素，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公元15世纪，前半叶，中国势力淡出海洋；后半叶，西方开始向世界扩张。西方战舰商船到中国海岸，传教士使节又从海岸进入中国腹地。西方人进入中国，西方的观念未必进入中国；中国人没有去西方，中国的观念却进入西方，参与了西方的文化变革。本书试图在三个世纪的中西关系中，探索可以说明现代世界格局的途径，使现实具有某种时间的深度。

郑和远航是一个历史性的契机，中华帝国最后完成其内陆化转型，此后皇权政治军事与民间海外贸易拓殖不断地冲突，内耗掉了中国的海外扩张势力，在亚洲海域留下了权力真空，让西方人趁机长驱直入。葡萄牙建立了从西非海岸到印度洋的贸易、殖民体系，将海上帝国的边际伸展到中国海岸。西班牙征服了中南美洲与菲律宾，其地跨欧、美、亚三大洲的殖民帝国的势力同样影响到中国。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发，不论走大西洋、太平洋的新世界海道，还是走大西洋、印度洋的好望角海道，对西方来说，中国都是这个世界上最远的地方。

中国与西方是世界的两极。新航路将地球不同文明区域第一次连接成一个整体。海洋四通八达，技术与市场、原料与商品、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思想与艺术彼此交流、相互影响。明万历时代，我们第一次可以在全球格局中思考中国，同时也第一次在西方扩张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思考中国。伊比利亚扩张主义者们，一方面要建立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秩序，另一方面又要建立以基督教为中心的普世文明。而不管是世界经济还是世界宗教，都离不开中国。新的

世界格局正在形成，新的冲突也已经开始。西方试图组织这个世界并成为这个新世界的中心的时候，中国则力图摆脱这个世界变成世界的边缘或另一个世界。

伊比利亚人到中国海岸，冲突一刻也没有停止。葡萄牙、西班牙商人想方设法与中国贸易，明朝政府则尽量避免、极力限制这种贸易。耶稣会、多明我会的修士们要将基督教福音传运到中国，他们对中国人说，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是因为仰慕中国文化的光辉。他们穿起中国服装，带上自鸣钟、地球仪、三棱镜，给中国的官员、皇帝送礼。他们学会一口流利的汉语，读四书五经。他们给中国人介绍西方地理学、数学、物理学，帮助中国人制造科学仪器与大炮，结交中国的显宦名士。他们学会中国的忍耐、平和、客套，在官员面前一动不动地下跪，在迫害与灾难面前不动声色。所有这些中国化的方式都为了将基督教传入中国。

西方扩张的世俗力量被抵制在中国海岸，宗教势力却以“中国化”的方式深入中国腹地。他们尝试欧洲中心的野蛮扩张之外的一种谦和文明的文化会通方式，但他们真正的知识与德行，虚伪的一心向化、顺势亲善的态度，最终也没能打动中国人的头脑。中国有自足的政治经济体系与自足的文化思想体系，既不需要西方的财物也不需要他们的上帝。

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福音却未必深入中国文化，中国人没有进入西方，但中华帝国的形象却深入西方的思想。中国与西方世界遭遇，冲突或交流，西方总是主动的，进取的。渴望世界、渴望知识的心灵在异乡的消息中寻找激动人心的东西。传教士们是文化海洋的哥伦布。他们发现了中国文明的意义，并将这种意义通过越洋书简传达给欧洲。具有

深刻的政治道德理想意义的文化中国的形象，成为西方文化自我批判与超越的乌托邦或道德理想国。有趣的是，西方基督教会想方设法、急不可耐地想来归化中国，对中国似乎无所影响；而漠然自若的华夏文明，从不热心去归化别人，却借这些传教士的书简与哲学家的发扬，反而影响了西方。

西方向中国海岸扩张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伊比利亚衰落了，荷兰人又出现，他们先是气势汹汹地把军事远征演成一出残暴的闹剧，其后带着大宗礼物到北京，对着宫墙磕头。1450 到 1650 年，是世界历史中关键的 200 年。中国船队退出外洋，东方文明的扩张已达到极限，衰落几乎在所有的帝国同时开始。如果说此前的世界是一个东方化的世界，此后的世界则是一个西方化的世界。郑和远航也不过 20 多年，海禁却 200 年，扼杀了中国民间航海贸易与面向东南海洋的移民拓疆的生机。这是中国的灾难，西方的机会。1567 年开海，重出外洋的中国海商与移民，一开始就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中：没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就无法挑战海外西方扩张势力；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又无法见容于中国内陆政权。中国内部陆地与海洋、朝廷与民间势力的矛盾，依旧没有解决。明朝政府禁海、剿海、开海，民间海商变成海盗，海盗归位海商，海商又成为海盗，最后海商海盗一体化。直到皇权衰落，郑芝龙受招抚，中国内陆政治军事力量被迫与民间海商海盗势力结合，中国海商才摆脱大陆朝廷的追剿，完成集团化、集权化过程，以一个具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的重商主义力量，重出外洋，挑战西方的扩张。

郑芝龙“雄踞海上”，在郑和之后 200 年，重建了远东水域的中国霸权，“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然

而，海上黄金季节很快逝去。明朝灭亡，郑成功以反清复明大业，动员民间海上力量对抗陆上政权，使中国大陆政治军事势力与民间航海贸易力量再次对立起来。集结在“国姓爷”旗帜下的中国海商，已经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贸易集团，而是具有明确的中国传统皇权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军事实体。面对西方扩张势力，没有军事武装、政治组织与理念的中国海商是没有竞争力的，但是，在反清复明大业中获得的军事武装、政治组织与理念，又会彻底葬送挑战外洋的竞争力。反清复明动员郑氏海上力量对抗满清内陆皇权，一方面将民间海商力量与内陆政权不可调和地对立起来，另一方面又在与内陆不断的战事中牵制与消耗了本来可以进行海外扩张的中国海上力量。郑和下西洋停止后中国失去的海上优势曾被郑芝龙开创的“海上武装贸易王国”挽回，此时中国还有机会参与西方扩张大潮中世界海洋的竞逐。一旦这种势力被葬送在皇权中心主义的内战中，中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江山一统，中华帝国收复了台湾，失去了世界。郑氏集团反清复明的皇权中心主义的政治理念，使其放弃了海外扩张的可能性。中国内陆朝廷与海商武装的冲突最终导致中国海商军事力量被消灭，中国的内耗再次为西方扩张主义者清空了竞逐外洋的中国势力。满清皇朝从本质上是一个保守封闭的内陆政权，其自身制度与理念中不可能产生海外扩张的冲动，朝廷继续限制、扼杀民间海外贸易与拓殖，为征讨郑氏组织起来的强大的清朝海军慢慢萎缩解体，成为追缉那些“没有帝国的商人”与“背叛帝国的移民”的警察。中国武装扩张势力再次退出外洋，得益的永远是西方。100多年后鸦片战争的结局，此时已经注定。

写历史像是写戏，我们在确定的结局下重演过往的事件，加入自己的经验与认识，让它们变成体现某种思想与价值的情节。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的思想史。本书正是在这种观念下，选择特定时期的历史事件，探索其延续到现实生活中的普遍的意义。正如笔者在本书结尾处所说：

“坚船利炮才能称霸海上，称霸海上才能称霸世界，这番道理，中国皇帝要到200年后，从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可悲教训中，才能懂得。

如果500年前中国皇帝不开始禁海限船，中国仍能打造世界上最大的海舶称雄远东水域，也不至于500年后花巨额银两买西洋“夷狄”的铁甲舰又被东洋“倭寇”击沉，把台湾再次割让掉。

如果200年前中国不在皇权中心主义的冲突中消灭自己的海上力量，或者郑清合作，或者大清水师收复台湾后在郑氏武装海上集团的基础上发展帝国海军力量，开拓海外贸易与殖民，中国就不可能以陆地简陋笨拙的炮台面对英国海军舰艇的攻击，输掉可耻的鸦片战争。

如果中国历史上整合朝廷与民间的力量向外洋扩张，拥有竞逐富强的优势，今天的台湾问题也不致于陷入一种“国际化”的困境中，将中国内部的冲突置于中国与西方（美国）的国际冲突中。

可悲的是，历史不能重新开始，更可悲的是，如果历史重新开始，很可能是将所有的教训与灾难重演一遍。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相会在古里——卡利卡特	(1)
引言	(1)
1. 中国称雄海上	(5)
2. 经常陷入尴尬，不得不诉诸武力	(14)
3. 天子的浪漫巡航	(20)
4. 郑和下西洋，整个东方航海事业在 高峰中结束	(28)
5. 65年后，达·伽马的舰队 “发现”印度	(35)
6. 以“巨大的震惊和恐惧”向东方推进 ...	(45)
7. 葡萄牙的远航已到中国	(53)
第二章 进退之间	(60)
引言	(60)
8. 大明帝国的奇迹	(63)
9. 郑和远航：东方文明中的世界主义	(69)
10. 落入空洞的辉煌	(77)
11. 明帝国为什么不继续远航	(85)
12. 4G：葡萄牙人为什么远航	(90)

13. 太平天下，一个真正轻盈内向的 国家	(102)
第三章 冲突在中国海岸	(111)
引言	(111)
14. 驾大舶突至广州	(113)
15. 佛郎机寇	(118)
16. 历史像四壁镶满镜子的宫殿	(125)
17. 中华帝国的海岸上，出现一座 不明不白的“外国城市”	(133)
18. 新佛郎机来自“干系腊”	(140)
19. 在吕宋岛：大明的官与盗	(145)
20. “说来奇怪，那就是欧洲人 了解别人的能力”	(151)
21. 远征中国的“马尼拉计划”	(155)
22. 一个世界两个皇帝	(163)
23. 西方向中国海岸扩张的三次浪潮	(170)
24. 东方贸易，不能不到中国	(182)
25. 荷兰人的另一副面孔	(191)
26. 世界上两个差异最大的国家	(197)
第四章 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	(206)
引言	(206)
27. “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要进入中国”	(208)
28. “我们是来寻找基督徒和香料的”	(215)
29. 只能以中国的方式进入中国	(225)
30. 在中国腹地游荡	(233)
31. 钦天监的洋教士	(249)

32. 一个世界两种世界观	(264)
第五章 中国的形象进入西方	(285)
引言	(285)
33. 最后的契丹传奇	(287)
34. 难以忘记的虚构与难以相信的真实 ...	(298)
35. 关于中国的知识已相当丰富	(304)
36. 大中华帝国	(312)
37. 文化海洋中的哥伦布	(323)
38. 在异乡的消息中寻找激动人心的东西 ...	(327)
39. 孔夫子的中国	(337)
40. 中国：西方文化变革的一面旗帜	(347)
第六章 挑战外洋	(357)
引言	(357)
41. 1450—1650：完全不同的世界	(360)
42. 1450 年—1650 年前后：东方化的世界与西方 化的世界	(368)
43. 禁海的灾难	(380)
44. 开海的艰难	(396)
45. 重出外洋	(403)
46. “中国海的统治者”	(419)
47. 收复台湾，失去了世界	(435)

第一章 相会在古里 ——卡利卡特^①

引 言

“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资亦不赀。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政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

《明史》中郑和的传记令人感到悲凉。1405 年底，郑和船队 200 余艘大船近 30000 名将士从福建五虎门放洋，28 年间七下西洋，将整个东方航海事业推向瞬间的高峰。1433 年，那个流火七月，远洋船队最后一次驶入太仓刘家湾后，宝船在南方温润的港湾里腐烂。皇帝诏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令停止”、“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令停止……”

① 卡利卡特——位于印度西南海岸的港口城市。中国古代称为古里。

辉煌的航行永远结束了。探索郑和远航的意义，与其说是因为它在那个时代开始，不如说它在那个时代结束。从帝国的京城出发，郑和使团航行的距离，几乎跨越地球的三分之一，另一段距离留给半个多世纪后的葡萄牙人。他们绕过好望角，1498年，达·伽玛的舰队停靠在卡利卡特港。他们听当地人说，80年前，港口定期会有一支庞大的舰队来访，他们“都是白人，基督徒，留着德国人那样的长发，只有嘴边蓄着胡须，就像君士坦丁堡的骑士或大臣”，他们“戴着头盔和面甲，拿着长矛一样的武器”。达·伽马之前，欧洲舰队不可能出现在印度南部海岸。从卡利卡特人的描述看，这些“白人”很可能就是郑和船队的中国人。1418年前后，郑和至少六次访问古里。古里就是卡利卡特，印度西南海岸的重要商港，当年郑和一再访问的古里。

东西方世界都在努力地靠近对方，中国航海的大时代结束了，西方地理大发现才刚刚开始。郑和船队消失后在世界南方海域留下的权力真空，使远道而来的葡萄牙扩张势力有恃无恐。公元15世纪，既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欧亚大陆两端，一个庞大的陆上帝国正在收缩，一个边远的小王国正扩张成海上帝国。古里——卡利卡特，世纪初与世纪末，见证了世界历史中东西消长、大国兴衰关键的一幕。

一切都从1405年开始，郑和七下西洋，那是一个大时代辉煌的结束。

郑和第一次下洋，自福建五虎门开驾至占城、爪哇，自旧港取西北针路过满刺加向西到苏门答刺，入印度洋，经翠兰屿、锡兰山，继向西北，到小葛兰、科技、古里返航。船队以大宗宝船为核心，遣分宗船队访问周边地区。1407年

6、7月间回国时，带来爪哇、满刺加、阿鲁、苏门答刺、小葛兰、古里等国贡使。

第二次下洋 1407 年底启航，航路与第一次基本相同。带去诏谕赏赐，带回珍宝异石、珍禽异兽。返程新访问了暹罗，并将渤泥国王带到中国。

第三次出使甚至比第二次更加紧迫。诏书下达的时候，郑和还在海上。如果按季风时令于 1409 年 6、7 月返国，这年 9 月郑和已再次挂帆远航。明帝国的船队更像是常驻海上的“维和部队”。第三次出航规模宏大，航路没有多少变化，沿途却访问了更多的地区、国家，政治外交业绩也更辉煌。占城盛大的欢迎，废立锡兰国王，暹罗遣返何八观，建立满刺加王国并带新国王来华。按永乐帝的旨意，此次航行应扩展到西亚，或许因为锡兰山事件的羁绊，未能远渡阿拉伯海。

第四次下洋的使命包括出访印度洋以西的国家。帝国的野心际天极地。郑和船队已有一年多的休整生息。1413 年底季风一到，船队启航，大宗船队沿旧航路到古里后，渡阿拉伯海停靠波斯湾口忽鲁谟斯。分宗船队已自苏门答刺出航，扇形向西往渡印度洋，访问溜山国（马尔代夫群岛）和东非海岸的木骨都束、卜刺哇、麻林；向北过阿拉伯海，抵达阿丹、刺萨、祖法儿，自阿丹再分宗进入红海，访问天方国、默伽、默德那。分宗船队历时两年，更多的贡使来华。

第五次远航首先是要送那些贡使回家。航路不同，先历西洋诸国，辞还占城、满刺加、爪哇、旧港、苏门答刺、锡兰山、古里、科技、溜山、忽鲁谟斯、阿丹、木骨都束、麻林等 20 多国的使节；再通东南诸番，访问渤泥、苏禄、吕

宋等国。那位率 340 余人的庞大使团来华的苏禄国王叭都葛巴答刺，死在中国，葬在中国，永乐皇帝为他在德州营造了壮观的陵墓。

第六次下洋在 1421 年 1 月，使命除例行辞还贡使外，似乎主要是贸易。此时大明国势盛极，数次出洋，从南海到印度洋的中国势力格局已形成，在满刺加、苏门答刺、古里等地已有帝国的常设机构“官厂”（仓库）、宣慰司之类。从这些地方，船队分宗远航，西抵南非海岸，甚至可能绕过好望角，进入大西洋西南非洲海岸；向南船队到达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和澳大利亚沿海岛屿，“去中华绝远”，历时 3、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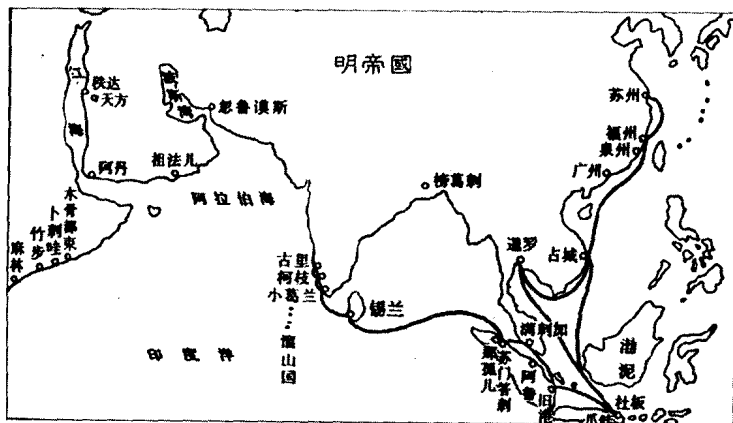


图 1 郑和第 1~3 次航海图

第七次远航在 8 年以后。永乐皇帝去世，仁宗朱高炽登基，诏令停止下洋。1422 至 1430 年间，郑和及其下洋将士守备南京，直到宣宗即位，想起祖父当年“万方玉帛风云

